

大悦读

语文新课标 必读丛书

教育部《语文新课程标准》推荐篇目

品味经典 享受阅读

本书
特色

- ★ 课标篇目全部收录
- ★ 专家名师全程助读
- ★ 阅读写作全面提升
- ★ 真题模拟全能演练

leifengdeushi

雷锋的故事

李林霞 主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雷锋的故事

李林霞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雷锋的故事/李林霞主编.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1. 5
(大悦读: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黄宝国, 王显才主编)
ISBN 978-7-5601-7188-3

I. ①雷… II. ①李… III. ①雷锋 (1940~1962) —生平
事迹—青年读物 ②雷锋 (1940~1962) —生平事迹—少
年读物 IV. ①K825. 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4347 号

书 名: 雷锋的故事

作 者: 李林霞

责任编辑: 李国宏

责任校对: 樊俊恒

封面设计: 天之赋设计室

美术指导: 蒋燕春

内文绘图: 吉艺新媒体动漫工作室

出版发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 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 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60mm×230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13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1-7188-3

定 价: 15.9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第一章 少年雷锋

仇恨的记忆	(1)
沦为孤儿	(8)
苦海求生	(15)
斗争!天才会亮!	(18)
我要参军	(24)
真假农会	(27)
迎来新生	(30)
进入学校	(33)
多才多艺的雷锋	(38)
成长的松苗	(42)
小学毕业	(46)

第二章 小鹰初飞

“螺丝钉”的由来	(49)
点燃自己,照亮他人	(53)
改造汾水河	(56)
苦学拖拉机	(59)
一切为了群众	(61)
“敢死”队员雷锋	(64)
姐弟情	(67)

第三章 北上鞍钢

“雷锋”的由来	(80)
在去鞍山的路上	(82)
优秀的推土机手	(86)
焦化厂	(91)
兄妹情	(97)

第四章 在军队的熔炉里

走进军营	(105)
当个像样的兵	(110)
突破“五十大关”	(114)
随时听候党的召唤	(120)
“钉子”精神	(125)
“懂得一点儿哲学”	(133)
节约标兵	(135)
全心全意当好“火车头”	(141)
光荣入党	(144)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	(148)
恪尽职守	(154)
优秀辅导员	(162)
人民代表	(170)
处处严格要求自己	(175)
助人是他最大的快乐	(178)
军民是一家	(182)
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	(187)
危急关头见英雄	(193)
永不骄傲的典范	(197)
雷锋精神传天下	(199)
附： 雷锋年谱	(206)



第一章 少年雷锋

仇恨的记忆

我家里很穷，父、母、哥、弟都死在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的手里，这血海深仇，我永远铭记在心。

——《雷锋日记》

在湖南东北部，有一个水泽密布、人烟稠密的地区，名叫望城县。望城县东望长沙，南倚湘潭，是历史上著名的鱼米之乡。在这个湘江岸边、洞庭湖畔的望城县安庆乡，有一个叫简家塘的村子，雷锋的老家就坐落于此。雷家是佃户，祖辈租佃唐家田地。唐家庄三面环山，四边有塘，有两进12间房，是专门给贫穷的佃户居住的。雷家就居住在地主唐四滚子的庄屋里。

在1940年12月18日，雷锋出生了。因为出生在农历的“庚辰”年，又在家中排行第二，家人为他起乳名庚伢子，大名雷正兴，改名雷锋是后来的事。因为贫穷，雷锋的家布置得很简陋，只有破旧不堪的一个柜子、一张桌子、几只凳子、两张竹床。雷锋出生的时代，中国还处在凄风苦雨的旧社会，满世界风雨如磐。在日寇的野心和兽行下，大半个中国都被肆意蹂躏。不仅如此，在日寇的淫威下，汉奸、走狗还为虎作伥，欺压百姓。人民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中，被逼得没了活路。没有几年的时间，雷锋的爷爷、爸爸、妈妈、哥哥和弟弟就一个接一个死了。这都是极其严酷的民族侵略和阶级压迫造成的。

万恶的旧社会是怎样将雷锋一家人的生命吞噬了呢？

在雷锋的记忆中，他的祖父名叫雷新庭，是唐家地主的老佃农。雷新庭佃种唐家的两担，约合10亩的山地，“二五”开租。换句话说，无论年成丰歉，雷新庭家收获的粮食一半得交给地主。雷新庭早年丧妻，生下的3个儿女，他也无力抚养，其中的两个女儿都被他无奈地送给邻舍做了童养媳。雷新庭上过一年私塾，偏爱读书，身材高大，皮肤白净，性情温和，举止大方，给人留下了知书达理的印象。不幸的是，佃农雷新庭似乎并不擅长劳作，在地

主的重利盘剥下，很快就破产了。因为无力交租，雷新庭被地主逼债。他是满怀遗恨、凄惨地死去的。当时，小雷锋刚刚学会叫他爷爷。

雷明亮是雷锋的父亲，生于1907年。雷明亮是家中的独生子，也是个好后生。因为雷明亮行动敏捷，头脑聪明，父母便把光耀门第、坦荡做人的理想寄托在他的身上。这点，从雷明亮的名字就可以看出。父亲还按当地的风俗，为雷明亮接来一个年仅六七岁的小女孩，做他的童养媳，即后来雷锋的母亲雷一嫂。当时，雷明亮还不到10岁。在1920年，年仅13岁的雷明亮被父母打扮整齐，和年仅10岁的张元满成了亲。张元满就是雷明亮的童养媳，她生得很漂亮，和雷明亮青梅竹马、耳鬓厮磨，生活中一直同甘共苦、亲如兄妹。

小元满的父亲名叫张春华，住在长沙县霞凝港，和乡邻的感情很深。张春华是个手艺高超的铁匠，却因为赶上灾荒年景，一家人日子过得捉襟见肘，生活极其贫困。张家是个多子女的家庭，在元满出生之前，就已经被贫穷的影子紧紧罩住。元满的姐姐被看做一个“赔钱货”。设在长沙的“育婴堂”，就是元满的姐姐被送去的地方。“育婴堂”并不是个可靠的活路，虽说由外国人开办的孤儿院，却传说夜间那里经常有小小的尸体被运出丢入湘江的事。生下元满时，张家依然无力抚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元满父母只能怀着九死一生的希望，顾不得骨肉之情，忍痛把元满也送进了那个“美名”在外的“育婴堂”。对于元满的父母来说，为了脱去抚养元满这样一件生存的包袱，这已经是最好的办法了。

当时，育婴堂里有一位女佣人，叫杨一娣，住在简家塘附近。对元满这个美丽、坚强、懂事的小女孩，杨一娣非常喜爱。而且，小元满在育婴堂里受苦让她看着十分不忍。正是这种打心底产生的一股强烈的怜爱，使得杨一娣毅然把小元满抱回了家。虽然她自己家境也十分贫寒，但善良的杨一娣与小元满有饭同吃，有衣同穿。在生活中，杨一娣把小元满当做自己亲生的女儿看待。元满对幼年的这段快乐时光一直记忆犹新。元满长大成人之后，河边村的杨一娣家一直被她当做自己的娘家。小元满五六岁时，杨一娣日子越来越艰难，也无力抚养小元满，便把她送给雷家做了童养媳。

在雷家，小雷明亮与小元满感情很好。小明亮下田，小元满便做他的帮手。小明亮上山砍柴，小元满便在一旁采野菜。在村里旁人看来，这两个孩子仿佛是一对恩爱甜蜜的小两口。很快，雷明亮就成了持家务农的行家



里手。

湘江以西到江东长沙,不过 20 里旱路,大米的价格却相差一倍。年轻气盛的雷明亮当然不会错过做这个“河西”米生意的机会。农闲时,雷明亮从不闲着。他挑起一支扁担,将湘江以西的白米挑到江东长沙,获取大米差价的利润,缓解家里的困境。

光阴似箭,时光荏苒。在百孔千疮的华夏大地上,苦难深重的农民兴起了暴动的风潮。打土豪、分财富的火热浪潮席卷了湘江流域,那里逐渐成为农民运动的中心区域。雷明亮早已恨透了地主老财,他和勤劳勇敢的农民兄弟一起参加梭镖队,手持红缨枪,将封建地主阶级残害人民的特权砸碎,让“一切权力归农会”。农会有武装,更有权力,贫苦人从此扬眉吐气:到处是梭镖闪闪、口号震天,地主老财魂飞胆丧、威风扫地,泥腿子当家做了主人。那是怎样激动人心的岁月啊!雷家也是欢乐无比,因为恶贯满盈的“唐四滚子”举家逃往长沙,没有人来收租了。

但是,投机革命的反动派很快就葬送了从广东兴起的北伐革命。反动派疯狂反扑,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旧中国的命脉仍然被他们所掌握。地主劣绅纷纷组成穷凶极恶的还乡团,向造反的贫苦农民反扑过来。农民的好日子很快就没有了。

雷明亮在家乡住不下去了,因为他是地主老财恨之人骨的人。他逃到长沙,到“仁和福”油盐号找到一份做伙计的差事。这份工作很辛苦,但雷明亮任劳任怨,凭着一股犟劲,扛盐袋、抬油桶、装船卸车、买里卖外,忠实勤奋地干着活。终于,油盐号老板器重他的智慧和稳重,委以雷明亮“先生”的重任。雷明亮的薪金和待遇也变得优厚了,这使得家里逐渐有了兴旺之色。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1938 年祸从天降。当时,日寇进攻长沙,溃退的国民党军队为给日军留下一座废城,竟然纵火焚毁长沙。不仅如此,溃败的国军还四处强拉挑夫。当时正在码头照看货物的雷明亮被国军诬告成汉奸,不顾雷明亮的据理力争,围上来就是一顿痛打。雷明亮日后时常吐血、便血,就是因为当时被打受伤。见雷明亮伤得不轻,“仁和福”油盐号的老板只得打发他调养身体。雷明亮回到了简家塘家中。

雷一嫂卖掉所有的粮食和衣物,买来中、西药,给丈夫治病。可是,雷一嫂苦心用尽,雷明亮却不见好转。为了祈求菩萨保佑,雷一嫂还在庙中磕头烧香。可是,雷明亮元气大伤,一时半刻哪里能调养好?家里为了给雷明亮

治病，折腾了好几年，逐渐败落下来。憔悴的雷一嫂和瘦弱的儿子一起侍弄庄稼，风吹雨淋，起早贪黑，备受劳苦。雷明亮病在床上，却爱莫能助，只得耐心养病。过了许久，雷明亮的体力才勉强恢复。他还去找“仁和福”油盐号，希望那里能帮助他实现理想。当年的老板没有忘记旧情，把雷明亮引荐给另外一家需要用人的商号。然而，很快，新老板就对雷明亮产生了不满，因为当年的体魄和劲头再也无法在雷明亮身上看到了。接着，雷明亮又在上工时压伤了脚，行动不便，于是他被新老板干脆地辞了工。

雷明亮又回到了简家塘老家，这一年是1941年。当时，雷家凄凉寂静，笼罩在不祥的阴影里。因为雷明亮的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他的父亲雷新庭身心疲惫，大病卧床，他的次子雷锋刚刚降生。大年临近的时候，有钱人杀猪宰羊，放鞭炮，雷家却满是催收租谷、索要高利贷的人。雷新庭不想撒手离开自己的后代，却再也无力从悲郁的病痛中挣扎出来，一口长气没上来，愤懑地死了。病弱的雷明亮想着做童养媳的妹妹、可怜的大儿子、嗷嗷待哺的小儿子，还有债主的魔爪，满眼都是孤苦无助。

力不从心的雷明亮不得不强打精神下田劳动，可他稍过劳顿，便会咯血不止。可是雷家收获的粮食去掉租子，所剩无几。为了寻生路，雷明亮和一个名叫彭德茂的同乡伙伴又一次走出家门，来到公路边、码头上，专为有钱人抬轿子。为了挣几个小钱，勉强度日，雷明亮弄得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雷一嫂把家中的粗细活计都包下了，有牛的使牛，没牛的使人。不足10岁的再伢子身体瘦弱，为了拉犁耕田，只得下田顶了耕牛，让雷一嫂痛碎了心，可又无可奈何。

1944年，雷家就连这样的艰难日子也过不下去了。因为日寇攻入了长沙，见房就烧，见人就杀。为了躲避战祸，长沙郊外以及长宁公路两旁的百姓不得不逃进山里。雷家也加入了这个队伍。在一个叫做宁家冲的山沟，雷家人风餐露宿，暂时获得了安全。但是，兵灾逃过了，饥荒却躲不过，贫穷的他们再也找不到能吃的东西了，死亡就在雷家人的眼前。

这时，雷明亮决定回家看看，因为牵念着两间茅屋是否还在，他还想找点儿糠菜粮渣救活家人。另外，雷明亮还有一个梦想：万一有机会，他还想和“彭大炮”一起去抬轿挣钱。谁也扭转不了这个肩负一家人性命、自己却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当家人的心情。当初雷一嫂情愿一家饿死也不许他回去，小小的雷正德及更小的雷锋为了强留父亲，也抱腿搂腰。但是，雷明亮



还是义无反顾地走出了宁家冲山沟，因为他不想坐以待毙。

雷明亮从山中走出来时，肩上扛着一条青竹做成的、油光闪亮的扁担。他是怀着怎样酸楚的心情奔向他的穷家啊！惊鸟归巢的快意是雷明亮最初的感觉，因为他将带着御寒的衣物、充饥的食物回去解救亲人。可他却不知道，两只真正的恶狼正等着他。两个日本国的兽兵发现了他，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包抄过来。

日本兵命令他到长沙去“苦力的干活”，并以刺刀相逼。雷明亮奋力挣扎。壮如野狼的日本兵比雷明亮强多了，他们把雷明亮摔倒在地，像打一只沙袋那样用枪托、扁担打他，直打得雷明亮口喷鲜血，昏死过去。

天色已晚的时候，终于有人发现了雷明亮，将他抬了回来。雷一嫂与两个孩子闻讯赶到，一家人哭作一团。精神与肉体的致命摧残已使雷一嫂举步维艰，更不幸的是黄瘦憔悴的雷一嫂又怀上了第三个孩子。山穷水尽中的雷一嫂把最后求生的希望寄托于神灵的护佑，她到庙里烧香，拜菩萨，然而神灵却从来不保佑雷家这样的穷人！

雷明亮剧烈咳嗽后便是喷涌出口的鲜血，病情没有好转的迹象。他想活下来，所以从来不说一句泄气的话，他大汗淋漓将一切能治病的草药、偏方顽强吞下去。他以一种十分留恋的眼神看着自己的妻儿，看着窗外乌桕树颤抖的绿叶。雷明亮生命的终点延续到了1945年的春天，这是强烈的求生欲望和对亲人的无尽忧虑带来的力量。

春天的燕子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可雷家茅屋中却悲声震天，两个小燕子似的孩子围着妈妈哭号无泪。受了致命伤的雷明亮必死无疑，包括雷一嫂在内的雷氏家庭、雷家的亲邻都知道这一点。但雷明亮的离去仍使雷家母子和亲朋悲痛欲绝。雷明亮在1945年春天死去时，年龄仅有38岁。“不要怕那些狗豺狼，只要活着就要报仇！”这是雷明亮临终前对痛哭的妻子和孩子们说的话。

之所以至死不忘报仇，是因为雷明亮清楚自己是被日本兽兵害死的。想到了遇难的其他乡邻，人们在为他痛哭时显得更加悲怆。雷明亮伤病、憔悴、惨死的境遇，和他曾经印在人们心头的体面、聪明、威武的形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雷明亮死得太悲惨了。雷一嫂决心给丈夫一种较为体面的安葬。但是，可以变卖的家产没有了，她没有钱去置办一口棺材。在那样的日夜里，人人自危、朝不保夕，谁也无法凑得起这笔钱。万般无奈之下，雷一嫂为

了凑出钱来，将几亩赖以活命的佃田转佃出去。雷一嫂用这笔钱买了一口她看着像模像样的棺材，将她的雷哥哥埋葬了。

男人是天，女人是地。雷明亮的死，对于雷家来说，就仿佛是天塌了。当时，擎起雷家之天的责任就落在了1933年出生的再伢子身上了。父亲死时，再伢子才满12岁。再伢子像父亲一样精明，像母亲一样漂亮，这是所有的雷家人和远亲近邻对再伢子的评价。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再伢子5岁拔草、7岁插秧、10岁打柴、12岁当童工。父亲死后，再伢子突然长大了。一天早上，他以小大人的姿态，用一种与12岁的孩子不相称的口吻恳求妈妈：“妈，我长大了，找点事给我做吧！”因为他再也不忍看着妈妈一筹莫展，整天长吁短叹。

雷一嫂何尝没有看出大儿子的心事，她心里装着一肚子苦水。此时此刻，无奈、担忧、悲伤充斥着雷一嫂的心。雷一嫂拼命摇着头，她阻止儿子说：“再伢子，你不能出去做事情，你又小又瘦，妈妈放心不下……”说着，把儿子搂在怀里，哭作一团。

但是雷一嫂心里明白，儿子必须要找一条生路，否则就会饿死在简家塘的茅屋中。所以，儿子一定要出去，哪怕去要饭。家里有5岁的雷锋，有那即将降生的不知是男是女的遗腹子，她不能饿死他们……让儿子去吧，到了这一步，雷一嫂把一切都交给上天去打发了，她还能顾上什么呢！

就这样，跟随着乡亲，12岁的再伢子去了离家300余里的津市。再伢子只身一人在一家机械厂当了童工。不久，小小年纪的再伢子在每天十几个小时繁重劳动的折磨下，得了“童子癆”（肺结核）。一天，再伢子因为坚持不住，一下子昏倒在机器旁，他的胳膊和手指被无情的钢铁轧伤了，白骨从皮肉里露出了。见再也不能从这个孩子身上榨出油水了，狠毒的资本家把他赶出了工厂。

再伢子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如木人儿一般。他的模样全变了，变得枯瘦如柴，破布包着耷拉着的胳膊，一股腥臭气从中散发出来。再伢子一步一晃地走着路，好不容易才回到家。见大儿子扑进门来，雷一嫂先是一怔，刹那间便明白了一切。雷一嫂搂住儿子大哭不止，哭声震天。在娘仨的哭泣中，雷锋藏在心中的梦破灭了。在此之前，妈妈为了哄他，天天说：“等你哥挣钱来……等你哥买糖来……”如今，雷锋终于盼来了哥哥，认出了哥哥，可是得到的只是一个晚上的痛哭。



家中早已衣食无着、负债累累，哪有钱为儿子治病？雷一嫂又想到了最后的办法，那就是到寺庙中祈求神灵的保佑。神灵不保佑穷人，雷家的任何一个人，神灵都没有保佑过。手伤刚见愈合，再伢子又到江边荣湾镇一家印染作坊作了童工。印染作坊的工作也很劳累，再伢子肺病一天天在加重，最终瘦成了皮包骨。没有钱医治的再伢子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看到这一切，雷一嫂的心凉了，她知道再伢子的爸爸临死前也是这样吐血，没有人能帮得了再伢子。治这样的病，草药偏方都不管用。

1946年的春天，是雷明亮死去整整一年的日子。在他的长出了茂密的青草的坟边，一个新坑又被挖好了，因为他的大儿子雷正德死去了。乡邻们用一个薄板匣子装殓了再伢子，埋葬在雷明亮坟边，送这幼小的亡魂入土。哭声在山上和路边飘荡。雷一嫂仿佛疯了，一会儿扑倒在新坟上，一会儿又滚爬到老坟上。她一把一把扯着青青的坟草，哭泣不已。6岁的雷锋和刚满1岁的小金满也哭得嗓子嘶哑。

然而，雷家的厄运仍没有过去，在简家塘雷家的两间破屋上空，死神一直在徘徊着，不肯离去。小小的三伢子金满不久又遭病魔侵害，高烧外加腹泻。当时金满只要一清醒，就哭饿，使劲吮吸着妈妈干瘪的乳房，吮出血来也不放口。金满没钱治病，没饭滋养，没奶吮，身体瘦弱，细长的脖子艰难地支撑着脑袋。他快满两岁了，却站不起、坐不住。家中再也无人给她援助了，雷一嫂失去了任何主见，只知命苦、只知拜神。雷一嫂在自家门口燃起了高香，立起了“符”。6岁的雷锋伴随着母亲，成为雷一嫂唯一能够说话的人。雷一嫂让雷锋和她一起磕头拜神，又小又瘦的雷锋却有了一份不信神的执拗，就是不肯。这使雷一嫂大惑不解，却又无可奈何。

在无边的黑暗和混沌中，雷一嫂麻木了，她失去了时间的意识，失去了冷热的感觉。她长久地呆坐着，怀里抱着已不会哭、甚至不会动的小儿子，幻想神灵能够带来奇迹。但是，任何奇迹都没有出现。冷酷无情的死神似乎将雷家的几条薄命盯上了，暂将雷家人赶尽杀绝。在雷一嫂的怀中，小金满死了。

“来讨前世欠下的孽债，草菅人命的阎罗，手捧着一本账簿。天上的白云，山上的竹树，一切美极了，在这样的蓝天白云下，她与她的明亮哥边砍柴边挖野菜，快活得忘记了一切……”这一切，都不断在雷一嫂的脑海里浮现。

看着雷一嫂哭泣，周围人非常痛心和同情，他们端来米汤和水，劝她为

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喝上一口。命苦的人们劝慰她：这些都是天命。6岁的雷锋被好心的邻人、亲友不时领去喝一口稀粥，才得以活了下来。

在短短三四年里，雷家6口人，就这样死得只剩下两个人了，那就是妈妈和雷锋。母子二人相依为命，生活十分艰苦。为保全破落的家庭最后一棵独苗，为了给死去的亲人报仇，雷一嫂再次振作起来，决心将雷锋抚养成人。

沦为孤儿

我出身于贫苦家庭，在旧社会过着缺衣少吃的苦日子。那种受奴役、被欺凌的仇恨，使我永远铭记在心。

——《雷锋日记》

1947年，中秋节之夜，昏暗的月光洒在山谷里，中秋影子戏的戏台在刘家祠堂搭起来了。很快，锣鼓响起来。雷锋跑回家来找妈妈一起去看戏，他想影子戏能缓解妈妈心里的痛苦。雷锋推门一看，只见妈妈雷一嫂满面泪痕地坐在床上。小雷锋一头扑到妈妈怀里，对妈妈说：“妈妈，看戏去，看戏去！”

雷一嫂两手紧紧抱住他说：“孩子，你还这么小，要是再没有了妈妈，你可怎么活呀！”说着，泪水一串串滴下来，落在雷锋的脸上、身上。对于妈妈这句话的意思，幼小的雷锋还不完全懂得，他抬头望着妈妈的脸，对妈妈说：“妈妈，你不要哭，我不离开你！”

对于这个唯一的亲人，唯一的孩子，雷一嫂看了又看，亲了又亲，眼神里满是不舍。随后，雷一嫂长叹一口气说：“看你把小手小脸弄得这么脏，来，妈妈给你洗一洗吧！给你洗完了，你就自己看戏去吧。妈妈今晚有事。”

说着，雷一嫂就打来一盆清水，把雷锋的小手小脸洗得干干净净。可是，雷一嫂并没立即让小雷锋出门，而把他拉在身边，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孩子，你记得你的亲人都是怎么死的吗？”

“亲人都是怎么死的……”雷锋睁着大眼睛，静静地站在那里，听着妈妈哭诉着说了那些悲惨的往事。

在3年多的时间里，雷锋的亲人接连离他而去，这些都是他亲眼见到的。当晚，听完妈妈再次悲愤的诉说之后，雷锋心头积满了仇恨，他忍住眼



泪,点了点头说:

“妈妈,这些事,我全记得。”

“孩子,亲人的死你记住了,亲人临死前的话,你更要记得呀。”

“我记住了,妈妈,我长大要报仇!”

雷一嫂脱下外衣,给儿子穿在身上,哽咽着对雷锋说:“孩子,去看戏吧,穿上这件衣服,可以少挨些蚊子咬,妈妈往后就不能再疼你了……”

“妈妈!”雷锋抓住了妈妈的衣襟,他显然有点迷惑不解。还是孩子的雷锋哪里知道,就是在这昏暗忧伤的夜晚,他和母亲生死离别了!

10多年后,在1960年11月15日的日记里,雷锋对童年曾有一段痛苦的回忆。在日记里,雷锋写道:

我们绝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在今晚演出的评剧《血泪仇》里,看到了像王东才、小贵芳他们遭到了阶级敌人的迫害,甚至被强奸逼死的惨景,不禁引起我无限辛酸的回忆。我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农民家庭,我父亲靠给地主当佃户来维持一家半饱的生活,终年辛勤地劳动,到了新年初一,全家五口人,有米不到半升,哥哥只好领着我出去送财神,讨点饭回来吃。

抗日战争时期,我父亲被那毒辣残酷的日本鬼子打死,全家无法生活,哥哥只好到一个小小的机械厂当徒工,妈妈抱着我那三岁的小弟弟,带着我去讨饭。

一九四六年春天,我哥哥在工厂左手指被机器轧断,脑袋被撞破,鲜血染红了里外的衣裳。厂主哪管这些,把我哥开除,无钱治,不久就死去了。我那幼小的弟弟受不住那种生活的折磨,同年冬天被活活饿死。我妈妈被无耻的地主强奸后,被赶出来,我可怜的妈啊,被迫自杀……

就是在这段日记里,雷锋透露了妈妈雷一嫂后来的遭遇。

原来,在丈夫去世、大儿子雷正德在津市当童工之后,雷一嫂回了一次娘家。从自己自小被父母遗弃,被送进育婴堂的经历中,雷一嫂体会到了生活的无情和残酷。起初,雷一嫂也曾因为误解而怨恨父母对她的狠心。可自从她当了母亲,特别是丈夫离开她之后,她对父母当年的苦难有了理解,自己多舛人生的真实原因雷一嫂也知晓了。更何况,她最亲的亲人已经离开了,她的爱儿也是骨瘦如柴,命悬一线。在茫茫人世,何处才是她的归宿呢?在这最困难的时刻,雷一嫂只能求援于自己的亲生父母了。哪怕是仅仅把内心深处期盼的骨肉亲情找回,也弥补了内心的遗憾,不枉自己多年的思念。

然而，当雷一嫂回到娘家之后，强烈的屈辱和绝望还是向她迎面扑来，虽然她见到了面露愧色的父母，接受了家人对自己几个没爹娃儿的喂养，但她并不觉得一切都是心安理得的。父母原已拮据的生活被她的孩子拖累了，父母和兄弟姐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雷一嫂猜到了他们的愿望，那就是，她和孩子们不能再住下去了。就这样，雷一嫂再一次毅然地带着孩子，从当年遗弃自己的老家离开了，踏上了归路。

雷一嫂在挣扎，她并没有放弃，因为她要养活自己的孩子。丈夫去世后，在触目惊心的穷困中，雷一嫂曾拼着全身力气，拉扯自己的孩子。当时，雷家孤苦无助、惨绝人寰的情景在雷锋的日记中得以保留，那就是：

……我哥哥常带着我出去要饭，看到富人就央求他们，老爷太太请给点吃的。要是碰上有钱人家做喜事，就去讨点剩饭剩菜吃。看到桌上有掉的饭菜，也用手捡起来装在一个要饭的破布兜里，留着下顿吃。要是离家近一点，就送回家去给小弟弟吃。

我妈怕养不活我那幼小的弟弟，想把他卖给有钱的人家……只好把睡的床都抬出去卖了，在地上砌几块土砖，取下房门板，搭着睡觉。



我们住着一间破草房子，屋顶漏着天，后墙倒塌。要是天下雨，外面下大的，屋里就下小的。我妈怕雨淋湿了我的脑袋，拿着一个破脸盆罩在我的头上。又怕冻着我，拿着破烂麻袋披在我的背上。冬天我们住着这间破房子，冻得没法，只好拿几捆稻草堵住风口。冷得实在不行了，全家人紧紧地挤在一起，又拿上几捆稻草盖上……

这是一个怎样悲惨的景象啊！一个失去了倚靠的女人，为了保全自己的孩子，左袒右护，苦了哪一个，她都心肝寸断。可是孤苦的雷一嫂的瘦弱的肩膀，又能护得了什么呢？随着她的大儿子不得不病饿而死，儿子身上凝结着的她的无限慰藉和期望也消失了。为了继续抵抗命运的打击，她不得不退一步，抱着刚出生的三儿子，领着6岁的二儿子走向了村外。两只粗陶大碗从她臂弯中挎着的竹篮里露出来，人们可以猜出，雷一嫂是要去讨饭了。这孤苦伶仃、形影相吊的娘仨越走越远，人们除了为他们的遭遇唏嘘、钦佩她果敢的举动之外，什么也做不了。在饥饿面前，穷苦百姓只剩下了讨饭这条路了。



在北方讨饭，与在长沙、望城一带有很大的不同。北方村寨户连户、门挨门，皆具规模，讨饭方便。南方山多，百姓造屋多依山，家与家之间也相距甚远。雷一嫂是一个弱妇人，还带着一大一小两个孩子，一天赶不了多少门户，行乞所得也非常少。后来，雷一嫂只得带着雷锋和三伢子渡过湘江，来到长沙城，在那里行乞。在乞讨的日子里，一家人饥肠辘辘，母亲没有奶水，篮中也经常没有食物，就这样，三伢子被活活地饿死了。

丈夫留下的骨血，却活活饿死在自己怀里，就是动物也会痛苦得发狂，更何况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人呢？撕心裂肺的痛苦和悲伤之后，雷一嫂又退却了一步。可是，噩运还是追逐雷一嫂不放手，直到那不祥的最后一击砸向了她。

事情发生在1947年夏末的一天，为了女儿出嫁，地主唐四滚子指名要雷一嫂去帮做嫁妆。唐四滚子说，如果做得好，绝不会亏待雷一嫂。看来，雷一嫂的独特“用处”就连地主老财也知道。雷一嫂是个心灵手巧的女人，年轻时，她的美丽和聪慧方圆几十里无人不晓。做衣服、打草鞋、纺线织布，雷一嫂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尤其刺绣方面，雷一嫂名声最大。

湘绣出湖南，名声扬海外，已逾千年历史。雷一嫂专心揣摩湘绣技艺，很得要领。但是，雷家人祸患连连，雷一嫂又穷到那样的份上，刺绣的本钱和心力早没了。雷一嫂会刺绣这码事早就被亲邻们，甚至连她自己给忘记了。

但是，老地主唐四滚子没有忘，他就像了解自己家中的牛马一样了解雷家，因为雷家祖辈都是他家的佃户。唐四滚子那个长得丑、绰号叫“丑八怪”的女儿出嫁的时间就在雷一嫂的两个儿子先后死去不久。要这样的女儿出嫁，嫁妆、嫁衣当然是越多越好。部分细木家具已经打造好了，但是，出嫁用的被面儿、床罩、绣鞋、嫁衣、龙凤枕等还需要一位心灵手巧的人去刺绣。于是，唐四滚子召唤了雷一嫂。面对召唤，雷一嫂不得不去，而且，雷一嫂也可以借这个机会挣些饭吃。唐四滚子命雷一嫂住到唐家大院，因为要做的活儿很多，需要的时日长。雷一嫂没有多想，只问老地主她的孩子怎么办。唐四滚子非常爽快地答应让孩子跟着雷一嫂去他家，于是雷锋也跟妈妈过去吃饭。雷一嫂这位善良而单纯的湘绣女以为好运终于眷顾了她。

那一年，雷一嫂刚满37岁。她天生丽质的容貌仍没有毁掉，久空的肠胃终于得到了白米的充盈，她就像一棵花草得了水浇一样，变得更加鲜亮耀目。一旦珍珠拂去尘埃，熠熠的光彩就会放射出来。在美丽的嫁衣、锦缎簇拥下，

雷一嫂更显美丽端庄。她的愁眉不展，满面忧郁，反倒构成了冷艳的凄美。

不幸的是，老地主唐四滚子的七少爷瞄上了她忧郁的魅力和惊人的美貌。七少爷久住长沙市，是一位花花公子，虽衣冠楚楚，挺胸突肚，却以放纵自己无耻的情欲为荣。他对于长沙城里如云的美女已经厌倦了，他看上了雷一嫂朴实无华、秀外慧中的容貌。至于这位七少爷是如何罪恶地强奸了雷一嫂，谁也不知详情。从雷锋日记里，人们找到一点蛛丝马迹的记录：

……可恨的谭（系“唐”的笔误）地主逼迫我妈到他家做女工，被他强奸以后，又把我妈赶出去。我妈（被）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在一九四六（“一九四七”的笔误）年八月十五日晚上自杀。我妈死后，狗地主还骂我妈是破鞋，不要臭了地方，叫狗腿子把我妈丢在了江里……

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记载雷一嫂在地主唐四滚子家的遭遇，就连彭德茂等与雷家多有交往的人也对真实的情形不了解。他们只知道雷一嫂在唐家住了较长的日子，唐家七少爷如何侮辱她，逼迫她，他们都不知道。他们知道的仅仅是在临死之前，雷一嫂回到自家的破烂茅屋，在茅屋里“住了三夜”。回家以后，雷一嫂很少出门，寡言少语。背着雷锋，雷一嫂经常暗自落泪。有时，雷一嫂独自一人到雷锋爸爸的坟上大声痛哭。雷一嫂感到眼前一切都昏沉沉，强大的精神压力让她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在茅屋里的三天三夜，她啼哭不止，而且不吃不喝。其悲痛的程度，几乎超过了原来的丧夫失子。

为了探得雷一嫂的心事，雷锋的六叔祖母和九叔祖母（即雷一嫂的六婶和九婶）和她聊天，但她不愿说出来。最后，在长辈的再三追问下，雷一嫂半吐半露地道出了实情。这个实情使她的婶婆惊惶不已，因为她已经因为失身而怀孕了。

听了雷一嫂的哭诉，六婶、九婶深为她的处境担忧。她们知道，蒙受如此羞辱，雷一嫂是无颜见人的。“不想活下去了”的话出自雷一嫂之口，也是她真实的想法。六婶、九婶又气又恨，却只能苦劝她说，她是无辜清白的，恶人必有恶报。她们还再三叮嘱她，决不能丢下不满7岁的雷锋，千万要想开些……

是啊，就剩下这一星儿雷家的血脉了。没了娘，雷锋这个孩子还活得下去么？雷一嫂愣愣怔怔地听着长辈的劝告，悲痛的往事在她心里恍惚地闪现着。她已被逼上了绝路，活下去的勇气全都丧失了。但是，即使是死，日